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子,别回头

〔南〕A·迪克利奇 著

石继成 译

孩子，别回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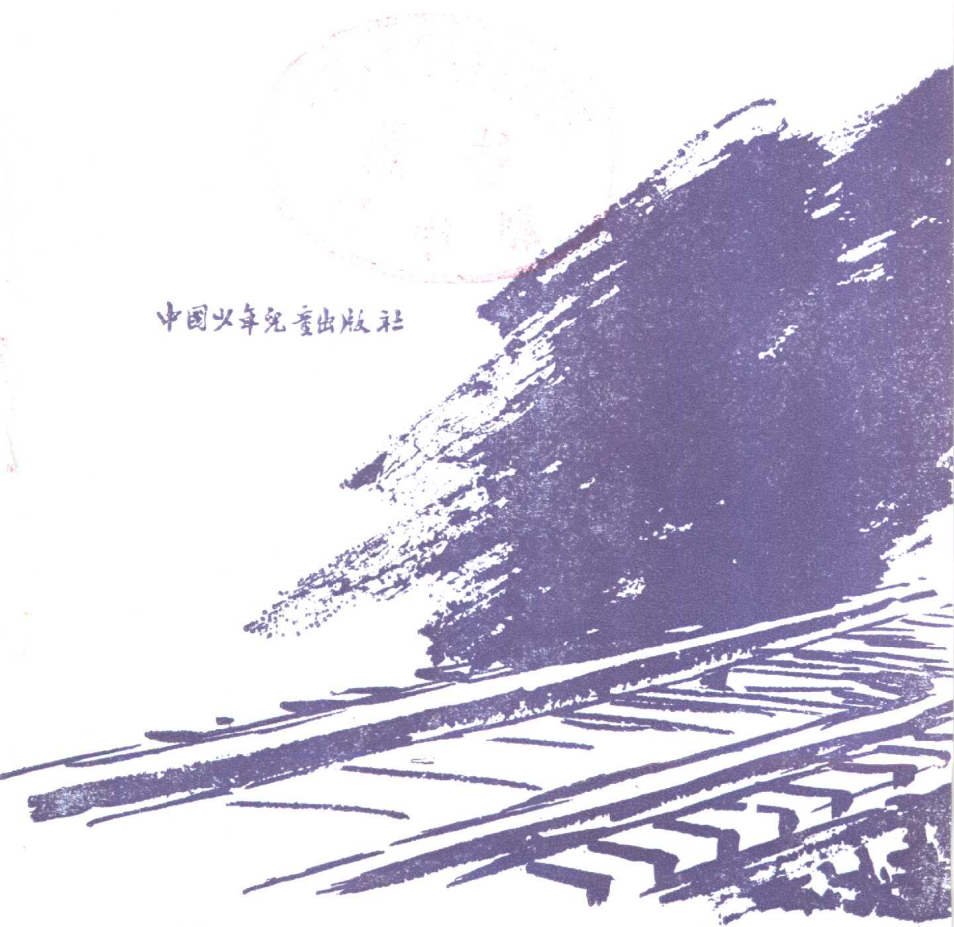
〔南〕A·迪克利奇 著

石继成 译

封面：李晓军

插图：张明骥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孩子，别回头

[南]A·迪克利奇 著 石继成 译

*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787×1092 1/32 4.25印张 2插图 55千字

1983年3月北京第1版 1983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42,000册 定价0.35元

Arsen Diklić

NE OKREĆI SE. SINE

IRO »VESELIN MASLEŠA«

V Izdanje

Sarajevo 1979

写在前面

近几年，我们通过《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桥》、《在黑名单上的人》和《巧入敌后》等电影和系列电视片，对南斯拉夫人民反法西斯的英勇斗争已有较好的了解。但是，我们对南斯拉夫的少年儿童在这场伟大斗争中的遭遇还不够熟悉，我们觉得有必要向我国少年朋友们介绍这本南斯拉夫少年都喜爱的读物。

《孩子，别回头》是南斯拉夫当代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阿森·迪克利奇的一本名著。故事发生在一九四三年。德国法西斯侵占了南斯拉夫的克罗地亚地区，并在那里用枪杆子建立了一个傀儡政权——“克罗地亚独立国”。这个伪政权残酷屠杀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和犹太族人民，血腥镇压一切爱国志士。书中的主人公乃文·诺瓦克就是这么一位受到迫害的工程师。他由于偶然的机会逃出了集中营，但他为了把自己的孩子从法西斯魔爪中拯救出来而牺牲了生命。

作者熟悉儿童心理，成功地塑造了小诺瓦克——佐兰的形象。小诺瓦克由于受到法西斯主义的教育，崇拜法西斯分子，憎恨游击队，并幻想有一天能在战场上立大功。后来，在血淋淋的事实面前，他终于分清善恶，离开黑暗，奔向光明。

本书深受南斯拉夫少年的欢迎，早在五十年代就被搬上银幕，在南斯拉夫全国电影节上荣获优胜奖。南斯拉夫政府为了用爱国主义精神教育青少年，将本书中的片断收集进中小学的语文教科书中。

我们相信，我国小朋友在阅读这本书后会感到，南斯拉夫的许多英雄人物同我国的英雄人物有很多相似之处，而最共同的一点是，他们对祖国的热爱，对敌人的憎恨。

译 者

1982年3月

目 次

第 一 章	元首寄宿学校.....	1
第 二 章	脱 逃.....	9
第 三 章	寻找家人.....	19
第 四 章	父子相见不相识.....	24
第 五 章	多布里奇一家.....	30
第 六 章	街上巧遇.....	35
第 七 章	画家莱奥.....	40
第 八 章	告 密.....	50
第 九 章	禁闭室里的重逢.....	57
第 十 章	睡不醒的大鼻子密探.....	69
第十一章	小诺瓦克失踪了.....	73
第十二章	秘密碰头.....	80
第十三章	大街上的老鼠夹子.....	85
第十四章	在弗尔巴茨小吃店.....	94
第十五章	报 应.....	103
第十六章	孩子，别回头.....	116

第一章

元首寄宿学校^①

若哈尔把手掌往裤腿上擦了一下，从口袋里掏出梳子，梳了一下头。然后朝手心里吐了口唾沫，再用手心压了一下额角上面的头发。实际上，这根本没有必要，因为若哈尔象元首寄宿学校的所有学生一样，头发都是剪得短短的。若哈尔满以为，他那儿根象刺猬一样，往上竖着不到半寸长的短发也是一种发型——这是他的想象。正象他想象自己有一个朋友是突击连连长，会让他在学年一结束就参军一样。若哈尔可爱异想天开了，但他不是一个出卖朋友的人，他不是一个“小气鬼”，他喜欢同大伙儿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今天，正逢他当“值日官”——学校里都这样称值日

^① 是“克罗地亚独立国”傀儡政权办的一个训练青少年法西斯分子的学校。

学生，他感到很不是味。他对佐兰·诺瓦克说：

“佐兰，对不起了，如果不是我当值日官的话，你知道我会干什么吗？我会卡住值日官的脖子，对他轻轻地说：‘佐兰是我的朋友，你要是整他，小心你的脑袋，你是知道若哈尔大哥是怎么用左手打人的。’那他就会不吭声。佐兰，你是了解我的。可现在我自己是值日官，我怎么再好去卡值日官的脖子呢？哎，佐兰，我没法子，只好向上面报告了……”

佐兰坐在校长办公室前走廊里的长条凳上。他心想：这有什么了不起！要是特尔博尼亚校长想惩罚自己，让他关十五天禁闭好了，让他关在潜水艇^①里，一直关到学期结束好了。到那时，他还是得放了我，因为每个学生都有权在暑假里去探亲。我佐兰也会想出个把亲戚，这样，我也可以去探亲，不再回校，一辈子不回来！这可太重要了！

“你进去吧！”佐兰对若哈尔说，“你把刚才的情况全报告上去好了。”

若哈尔又一次用手压了压他的发型，将手掌在裤腿上擦了擦。

“佐兰，你是知道我的！我会向特尔博尼亚把事情

① 指学校地下禁闭室。

说得使他认为这不过是件小事。我会向他说，是佩特克不好，是他先骂了你，佐兰，你不必担心。”

若哈尔敲了一下房门，就进门去了。

佐兰还在想：……佩特克受的惩罚太轻了。我是揍了他，那又怎么样呢？哼，我朝他鼻子揍了两下，要是这有什么了不起，那就看你们拿我怎么办吧！那个佩特克干吗要骂人啊？等到期终，我也要想出一个亲戚来，那时咱们就此再见了。特尔博尼亚，再见了！潜水艇，再见了！佐兰要走了。

事实上，同学们早就在谈论夏天了。夏天随着每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的来临愈来愈接近了。今天下午，大家在宿舍的教堂里做弥撒，神父正在神坛上滔滔不绝地讲道，主持教堂仪式的修士一时闲着无事，正在低声交谈。孩子们也在盘算怎么渡过暑假。佐兰两眼盯着那彩色玻璃窗看得出神，窗上有一些用五彩玻璃拼成的圣人像。佐兰在想，为什么这些花花绿绿的圣人像没有反映在教堂的石头地上呢？就象电影院银幕上出现的一些五颜六色的口号和广告，如：“竭尽全力，争取胜利！”等那样呢？。佐兰知道，那些口号是用彩色绘在一块玻璃片上的，光线一透过玻璃片时，银幕上就会出现放大的彩色口号。既然那些圣人也是画在玻璃上的，又有颜色，那么，柔和的阳光透过玻璃时，为



什么不能把这些画像也照到地面上呢？

噫！要说五月里的太阳，那是多么明媚灿烂的艳阳啊？

有人在佐兰身后噤噤喳喳说些什么，可能是那个施蒂马茨。只听他在说：“你看，天气多暖和啊！要能去游泳，那才美呢！你打算上哪儿？”佐兰听到一个低声的回答：“上巴尼亚卢卡^①去，我那儿有亲戚。弗尔巴茨的水可真好，你简直没法想象！”又是施蒂马茨在说：“巴尼亚卢卡？那儿有土匪，天天打枪，在弗尔巴茨洗澡恐怕美不了。”

坐在第三排条凳上的谈话声是含糊不清的，但佐兰一听就辨认出是佩特克的声音：“土匪？哪儿有土匪？”突然修士发出了“嘘嘘”声，要大家肃静。佐兰抬眼看到神父将脑袋朝右边一歪。每当他要大家静下来时，他总爱那样：不满意地将脑袋往右一扭。要是场上还不静下来，神父就会轻声轻气，继续歪着脑袋说：“值日的！将名字记下来！”值日的学生就会记下名字，然后给予关在“潜水艇”里的禁闭处分。这次，场上静了下来，值日的学生没有记名字。

“……你不信吗？我告诉你，土匪处处都有，你

^① 是法西斯占领的一个地方，也是游击区，当时属于“克罗地亚独立国”。

没法认出来，因为他们全都是暗藏着的，他们都有伪装！”佩特克低声说。

“你见过没有？”

“我没见过，但我知道准有土匪。听着……”

佐兰没有听见下面的话。佩特克本来说话就口齿不清，现在又是凑到对方的耳边说的，所以他只听到“唏唏……”的声音。

“佩特克，你在说些什么，说这种事当心挨揍！”

“可我知道得一清二楚。我说的没错，他的老子是土匪！”

“佩特克，你发疯了，我们出去再谈。”

佐兰听出这是那呆板的布良的声音，人家都叫他“乡下佬”，因为他太呆板、太冷漠，又老是慢慢吞吞的。

“你可要小心，佩特克，你说了些什么啊！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我知道什么叫土匪，土匪是干什么的。”

“但事实就是这样。你要是愿意，我敢当面对他说。当面。”

……满脸雀斑的罗扎靠着教堂的大门坐着，所以他第一个飞奔出教堂。修士们也忙着换衣服，所有凳子都发出叽叽嘎嘎的声音。尤雷克在大声问着：“球打了气没有？”佐兰不慌不忙地站了起来，站在教堂的石头地上，站在他认为窗上的彩色圣人像应投下影子的

地方。可什么也没有，只有佐兰腿上浮动着一一些五彩的颜色。他差不多是最后一个走出教堂的。

佩特克说：

“佐兰，你的老子为什么从来不给你来信啊？”

佐兰耸了一下肩膀，他不愿回答。

“你说！你说！”

“关你什么事？”佐兰谨慎地问了一句。

佐兰和佩特克两人高高地站在楼梯的台阶上，因为教堂是在学校的最高一层楼上，看热闹的人不多；两个修士、呆板的布良，还有一个落在后面的学生。佩特克说道：

“本来不关我什么事，因为我早就知道了。你的老子是土匪，赤色分子！在森林里！”

佐兰接连接了他两下，但比原来打算的要揍得轻一些，因为佩特克举起手来挡了一下。他好象早就准备挨打似的。后来，神父从教堂出来，不满地将头往右边一歪，将值日官叫来。

若哈尔是值日官，他从下面院子里跑了上来……

“……佐兰，算你今天走运。特尔博尼亚不在，也许他今天不会回来了。”若哈尔边说边从校长办公室出来。

佐兰一声不响地跟着若哈尔。在楼梯拐角处，若

哈尔问道：

“佐兰，你别生气。真的，你的老子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从来也没说起过他呀。”

第 二 章

脱 逃

“工程师，你的名字倒挺好听！诺瓦克！嗨，看你怎么在雅塞诺瓦茨^①混下去，我的诺瓦克！”

老阿尔特曼呼吸十分困难，每说一两个字，就上气不接下气，要歇上一会儿。他的记忆已经衰退，他已经是第三次问诺瓦克的名字了，而且老是不断地说：“诺瓦克，你会混不下去的！”

一个农村青年贴着火车车厢的板壁站着，并从板壁上的小孔向外张望，他看到了那已经修剪过的柳树、看到了那远处森林的黑影，看到了那洒满露水的崎岖不平的土地，那沐浴在月光下的斯拉沃尼亚牧草地。他回过身来说：

① 这是法西斯分子在南斯拉夫境内设立的一个集中营。

“难道我们真的是上雅塞诺瓦茨去吗？听说那儿要好些，还释放过几个人。”

列车在有节奏地摇晃着。前方不远的地方传来了火车头的尖叫声。

“雅塞诺瓦茨——格拉迪什卡，这两个地方没有什么两样。没有人能打集中营里活着出来的。我的诺瓦克，是吗？”老阿尔特曼说道。他不是对站在车厢板壁边上的青年说的，他是对工程师说的，好象他特别喜欢诺瓦克这个名字。

工程师舒展了一下他那已经麻木的双腿。他感到他的脚碰到了他脚跟边上的另一个难友。

“贝利，是你吗？对不起！我的两条腿发麻了。”

“起来走一走嘛，”贝利回答说，但他没竖起身来，“不过小心，别踩着人。”

工程师慢慢地站了起来。他的右腿完全麻木了。他心想：自己没法用右腿站起来了。经常会有这样的事：你的腿发麻了，你会觉得它已经完全不是你的腿了，你要打算用它站起来，它就是屈着，一点也使不出劲，象瘫痪了似的，一直要等麻木的感觉从脚底向上通过，才会过去。

工程师慢慢地把脚放到地板上，可是人摔倒了。

他摔得很不寻常，是往左边倒了下去，脑袋朝前，